

本經疏證第七卷

目錄

麻黃

通草

芍藥

瞿麥

百合

知母

貝母

黃芩

紫苑

欵冬花

敗醬

紫葳

石葦

白薇

艾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本經疏證第七卷

武進鄒澍學

中品草十五味

麻黃味苦溫微溫無毒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

汗去邪熱氣止欬逆上氣除寒熱破癥堅積聚五臟邪

氣緩急風脅痛字乳餘疾止好睡通腠理疎傷寒頭痛

解肌洩邪惡氣消赤黑班毒不可多服令人虛一名卑

相一名龍沙一名卑鹽生晉地及河東立秋採莖陰乾

令青

厚朴爲之使
惡辛夷石韋

麻黃春生苗至五月長及一尺稍上有黃花結實如

百合瓣而小又似皂莢子味甜外皮紅裏仁黑根皮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黃赤色。長者近尺餘。

經圖

麻黃之實。中黑外赤。其莖宛似脈絡骨節。中央赤。外黃。白實者。先天莖者。後天。先天者。物之性。其義爲由腎及心。後天者。物之用。其義爲由心及脾肺。由腎及心。所謂腎主五液。入心爲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陽。外至骨節肌肉皮毛。使其間留滯無不傾囊出也。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積雪。爲其能伸陽氣於至陰中。不爲盛寒所凝耳。夫與天之寒聲相應。氣相求者。於地爲水。於人身爲精血津液。故天寒則地中之水皆凝爲冰而不流。人身亦然。精被寒凝。則陽氣沸騰。鼓蕩於外。爲傷寒溫瘧。邪熱在表而無汗。津液被

寒則其質凝聚爲水而其中之氣奔逆上迫爲欬逆
上氣血被寒則脈絡不通爲癥堅積聚麻黃氣味輕
清能徹上徹下徹內徹外故在裏則使精血津液流
通在表則使骨節肌肉毛竅不閉在上則欬逆頭痛
皆除在下則癥堅積聚悉破也

昔人泥於傷寒脈法篇脈浮而緊一節遂謂寒必傷
營風僅中衛附以傷寒無汗中風汗出二語以爲麻
黃桂枝二湯方柄至大小青龍二湯則旣不可隸之
寒傷營又不容隸之風傷衛遂別立風寒兩傷營衛
一門以爲鼎峙殊不知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仲景之
言也風寒兩傷營衛非仲景之言也夫寒非風何以



能及人之身風非寒何以能中人之衛是風與寒寒與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柯韻伯曰太陽中風脈浮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不得汗合而觀之不得以無汗爲非中風矣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而未嘗言無汗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不冠以傷寒亦不言惡寒又傷寒脈浮自汗出微惡寒合而觀之不得以有汗爲非傷寒矣今人但據桂枝證之自汗不究傷寒亦有自汗者但以麻黃證之無汗不究中風最多無汗者謂傷寒脈浮緊中風脈浮緩不知傷寒

亦有浮緩中風亦有浮緊者仲景之論變動不居後人偏爲分疆畫界致使執滯難通傷寒中風之說抑則麻黃桂枝之用泥何如無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黃直捷了當也善夫劉潛江之論麻黃桂枝二湯也曰麻黃旣以主氣名然寒傷營者用之營則屬血也桂枝旣以主血名然風傷衛者用之衛則屬氣也營在脈中傷之則邪入深是豈止營病且并衛病矣故麻黃湯驅營中之邪使之發越自衛而出衛在脈外傷之則邪入猶淺然風邪干陽陽氣不固必由衛不與營和斯汗出耳故桂枝湯散表外之邪引衛氣與營氣諧和雖然麻黃何以能由營通衛本經

謂麻黃苦溫。夫苦爲在地之陰。是發於陰。出於陽矣。猶助以杏仁之疏衛。乃能遂其由陰達陽之用。桂枝何以能由衛和營。本經謂桂辛熱。夫辛爲在天之陽。是發於陽。入於陰矣。且助以白芍之通營。乃能遂其由陽和陰之用。蓋風寒旣傷於外。營衛本皆乖戾。特傷之重者無汗。無汗則以麻黃從陰中達陽。營氣乃通。傷之輕者有汗。有汗則以桂枝從陽中召陰。衛氣乃和。謂桂枝不入營。麻黃不由衛可乎。夫寒著人。則水氣鬱。水氣鬱則由衛及營。其害有不僅至營而止者。非如麻黃之氣味輕揚。出入無間。能使在地之水不凝。出地之陽亦不壅者。何以使血脈利。營氣通耶。

是營衛之義。不可不明。麻黃桂枝之用。斷不必泥於在營在衛。衄法篇所謂衄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者。不爲虛設矣。

或謂麻黃治外寒固矣。然必謂外寒與身中水氣相應爲病。則不有佐使用寒藥者乎。曰。凡用麻黃。以寒藥爲佐使者。大青龍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古今錄驗續命湯。文蛤湯。皆用石膏。麻黃升麻湯。用知母石膏黃芩。桂枝芍藥知母湯。用知母。千金三黃湯。用黃芩。然大青龍湯。古今錄驗續命湯。千金三黃湯。治風寒。越婢湯。治風水。文蛤湯。治水氣。桂枝芍

藥知母湯治風溼仍係外寒水氣交關爲害惟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麻黃升麻湯外寒未盡裏已化熱絕不與水氣相干但一則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一則曰大下後手足厥冷咽喉不利吐膿血洩利不止則皆已服他藥夫已服他藥何以知其發病時不係外寒與身中水氣爲病耶且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冠以不可更行桂枝湯麻黃升麻湯冠以傷寒則其始爲外寒無疑矣而服藥後旣已變證仍不離乎傷寒中風此最當著眼者也

有汗不得用麻黃斯言信矣然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二證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黃獨不畏其

亡陽耶。雖然汗多亡陽爲佐使用溫藥者言耳。大寒邪外著熱氣騰沸原因身中陰氣痹阻不與陽交故麻黃青龍等湯義在使陰交於陽陽氣既和遂和外著之陰寒爲汗設服之過劑則陽纔外洩陰卽內爭此汗多亡陽之謂矣。茲二證者既已有汗陽猶甚盛不與陰和故或逼陰於外爲汗或逐陰於上爲喘或陽鬱不宜爲風水或阻氣於上爲肺脹故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曰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曰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

之曰千金用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
理開汗大洩厲風氣下焦腳弱可見皆陰與陽爭不
能勝陽陽結聚而陰散漫陽上薄而陰不下輪如是
而不用麻黃發其陽陽終不能布不用石膏洩陽通
陰陰終不能歸故兩方者非特用麻黃且多用麻黃
甘草石且倍用焉越婢然終以陰陽不能相交刻刻
慮其陰勝陽負故越婢湯下云惡風者加附子一枚
其中仍有生薑三兩可見雖發其陽洩其陽仍不忘
夫亡陽矣

然則大青龍湯用石膏倍麻黃義莫比於此否曰大
青龍湯與越婢湯對待固可以知表氣疎密與小青

龍湯對待尤可以知裏氣虛實。夫麻黃由表實而用麻黃，彌重者表彌實，用麻黃至六兩已矣。乃大青龍之不汗出，與越婢之續自汗出，固可同日而語也。夫皮毛者，肺之合，肺主衛衛者，一身極外之捍衛也。故表氣實者不聚於營，衛皮毛卽聚於肺，心者覆於肺下，表邪旣聚於肺，心氣無從發舒，故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主之。如盛寒之邪聚於皮毛，營衛雖至，一身悉腫在內之心氣，猶可發舒，故無大熱，續自汗出者，越婢湯主之。聚於上則欲其通於營衛爲汗外洩耳。若在營衛皮毛爲腫，則不必桂枝之通，毋庸杏仁之降。此大青龍越婢之殊也。若小青龍寒水之化。

聚於中與大青龍之聚於上又適相對照蓋聚於上能束縛胃中之陽爲內熱聚于中則侵損胃中之陽爲內寒內熱則煩躁內寒則喘欬嘔噦煩躁故佐以石膏內寒故佐以細辛乾薑然熱比於實寒比於虛實者治宜急急者倍麻黃不急恐石膏增寒于內虛者治宜緩緩者半麻黃不緩恐麻黃細辛亡陽於外此又小青龍大青龍所攸分也

中風見寒衄傷寒見風衄此之謂風寒兩傷營衛主持是說者非一人柯韻伯尤在涇非之今之說又與柯氏尤氏所說者異不合大青龍兩條比類而疏通之則是說終爲無據矣大青龍扼要爲寒水之化聚

於上寒水之化有風甚於寒者有寒甚于風者風性急疾故脈緊急絞轉寒性凝重故脈宛轉不暢風甚者內侵亦甚則不汗出而煩躁寒甚者障蔽亦甚則身不疼而但重充其類風甚者能內爲實熱寒甚者能外爲腫脹其源同則其治亦同而其趨向少有不同則其變必不能同故急治之急治之故用麻黃至六兩也柯氏之說善矣然於下條必增入發熱惡寒無汗煩躁句其理始可通尤氏之說亦甚當然但疏加石膏不及倍麻黃於大青龍意義終未爲熨帖今之說又遺卻無少陰證句亦未爲全璧也夫少陰證非他煩躁是也煩躁非少陰證也傷寒一日太陽受

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煩躁。脈數急者爲傳。是煩躁爲太陽證矣。夫曰煩躁爲傳。煩躁乃多見於少陰篇。是以知煩躁者實太陽少陰兩經交界證也。是上下兩條者皆鍼鋒相對。無少滲漏。上條冠以太陽中風。乃脈浮緊。發熱惡寒。不汗出而煩躁。則與太陽中風應服桂枝湯者異。下條冠以傷寒。乃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且乍有輕時。又與太陽傷寒應用麻黃湯者異。惟其病屬麻黃證。見桂枝病屬桂枝證。見麻黃斯合兩方爲一方矣。中風證不應煩躁而煩躁。是風性善生熱。亟亟乎將入少陰。故不得不以石膏從陰通陽。從陽引陰。截於中道。使從太陽解。然不倍麻

黃則散發無力。恐陰既通陽。陽隨陰化。熱證未已。寒證復起。是適以害之也。傷寒證應煩躁而不煩躁。是寒性善凝聚。故身重。而將入太陰。不得不倍麻黃。以發其凝聚。然不加石膏。則陰無所守。恐陽邪散。陰亦隨之以竭。是適以殺之矣。觀乎金匱要畧之論飲曰。飲水流行。歸於四肢。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曰。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亦可思身重之所以矣。

麻黃非特治表也。凡裏病可使從表分消者。皆用之。如小續命湯。葛根湯。之治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之治寒。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薏苡甘